

走出文革連載 16

走出文革

亡命天涯

(接上一期)

多麼名副其實的關押場所呵，失去了人的尊嚴後，難道不就是可以視他們為某種生物了嗎？

逃離清華後，我又作了一個明智的判斷。我沒有回家，而是混在幾百個外地來京串聯的學生中，在北京大學一個飯廳裏，躺在鋪滿稻草的地上安然入睡了。

在我進入夢鄉時，另一股紅衛

兵殺入文聯。老捨不堪凌辱，在北京太平湖投湖自盡。

那真是一個令許多人難以入眠的恐怖之夜。

第二天，紅衛兵果然又到我家裏搜捕我，但他們又一次撲空了。

在京城一片紅色恐怖下，三天後我決定和動農系的學生姚永寧一起逃離北京去重慶。

因為人窮，無多餘衣物，必須回校取，差一點自投羅網。

深夜，我趁天黑溜到學生宿舍13號樓，見無人，便將自行車停

在東側入口處，情急之中未鎖車。上樓後，我悄悄地潛入329室，祇見門口和我的床上都是“絞死葉志江”的大標語，匆匆取了衣物後便原路返回。

至樓梯口，忽見“一高一矮”兩人正從樓下追來，急掉頭從西側下樓。取車時發現車已被鎖，但我有備用鑰匙，開鎖後飛身上車，溜之乎也。

三國演義裏有名馬救主的故事。劉表手下欲殺皇叔劉備，劉皇叔急騎的盧馬奔出襄陽城。遇檀

溪，河寬三丈，人馬俱陷。後有追兵，劉急呼“的盧”三聲，馬從水中一躍而起，飛到對岸，救了劉皇叔一命，世遂有三國之爭。

這輛我用數學通報的稿費購得的自行車也算是救了我的命。

亡命天涯返校後，我曾同“一高一矮”兩人復盤那晚對弈棋局。我問：既有兩人，為何不留一人在車旁守株待兔。

答曰：因已將車鎖上，諒我插翅難逃。後見我開鎖騎車逃跑，已悔之晚矣。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救贖

美國大片《肖申克的救贖》(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講的是一個青年才俊蒙冤被判了兩個終生監禁，在獄中自我救贖和救贖他人的故事。

十年文革對許多中國人而言如同一個無形的肖申克監獄，上演着種種救贖的故事：為自身，或為他人；為自由和美好的生活，也為靈魂。

我在文革初雖然遭受過匪夷所思的折磨，但讓我真正感受到進入了這個無形監獄却是在我犯了炮打康生的“滔天大罪”後。

1967年1月，我在清華工字廳的一間小屋裏閱讀文革期間多如

牛毛的紅衛兵小報時，北京大學紅衛兵印發的一份關於1964年北大社教(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資料吸引了我。

猶如歷史長河中一個詭異的政治旋渦，從國家主席和總書記到大學校長和教員，許多人的政治生命都在北大社教事件演變、翻轉的過程中浮沉。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張“馬列主

義大字報”就是以北大社教運動為背景的。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軼歐直接卷入了大字報出籠和發表的過程。在北大社教期間和文革初期，康生有過多次涉及社教運動的主要人物陸平、常溪萍和聶元梓的講話。隨着政治形勢的變化，他忽而支持陸平、常溪萍，忽而又將自己打扮成反對他們的英雄。當我將他在不同時候和不同場合說的話加以比較後，我突然感到康生是一個兩面三刀，文過飾非的陰謀家。

1966年，毛澤東在西方的一個山洞和白雲黃鶴的地方看了數天材料後悟出了一句至理名言：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在工字廳的小屋裏看了數天材料後決定跳出來寫一張炮打康生的大字報。

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間的工字廳是清華園中一個古建築庭院，園中曲廊迂回，樹木扶疏。據說，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前曾在這裏度過了的最後一夜。人們無法知道，工字廳的最後一夜是否給了王國維自沉的啓迪

或暗示。我在革命的洪流中幾遭滅頂的縱身一跳倒確實是在工字廳這間小屋裏得到了某種靈感或誘惑。

當然，如毛澤東所說，這和我的某種本性也應當有關。

當我忽發奇想後去中央黨校調查康生的問題時，我并未意識到我將因此而進入無形的肖申克監獄，面臨十年的厄運。

文革初期，康生負責中央黨校的運動。

時值隆冬。中央黨校門可羅雀，院中人迹稀少，幾張殘破的大字報在寒風中搖曳，仿佛剛遭受過一次洗劫。正當我為無從了解黨校的情況而頗感失望時，迎面走來一個穿着軍大衣的女孩子。

也算是命中注定，女孩子正是康生治下的一個叛逆，十分樂意幫我調查康生的問題。

1965年中央黨校成立了一個學制五年的青年訓練班，以培養優秀的理論人才，首批招收了30名男生和15名女生。這批學生大多是頗有背景的高幹子弟。

歲月流逝，我還依稀記得女孩子的音容笑貌，却早已忘記她的名

字了，但我清楚地記得她是黨校青訓班的學生，父親曾是軍隊幹部。女孩子風風火火，立即帶我去見著名哲學家艾思奇的遺孀王丹一

女士和艾的秘書盧國英。

艾思奇是深受毛澤東器重的哲學家，他的《大眾哲學》一書培育了眾多共產黨人，文革前夕英年早逝。

康生在中央黨校培植親信，支一派打一派。盧國英作為黨校紅戰團的一個負責人，當時正遭受康生支持的黨校紅旗隊李廣文、武葆華等人的壓迫。

談話時，我明顯地感覺出王丹一和盧國英心情沉重和對康生不滿。盧國英同我談了黨校的問題所在和康生支一派打一派的錯誤，但一再表示他們不會公開反對康生。

我很理解盧國英這一謹慎態度，畢竟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女學生幫我約見的第二個人是她的青訓班同學，海軍上將蘇振華的兒子蘇承德。這蘇承德是中央黨校裏敢于公開反對康生的人。因為怕被抓，已處於“地下狀態”。

在一間窗戶遮得十分嚴實的房間裏我見到了蘇承德。蘇戴着鴨舌帽，帽沿壓得很低，大概是怕被人認出來。他機敏而又滑稽，口無遮攔，有問必答，對康生的種種劣迹顯然有深入的了解，這和他的家庭背景應當有關。雖然是在密室，他還是一邊用低沉的聲音回答我的問題，一邊東張西望，仿佛康生在黨校的爪牙會隨時衝進來將我們一網打盡。

蘇承德十分高興有人出來公開炮打康生。他說：中央黨校的人都已噤若寒蟬，但清華的學生有資本和膽量向康生公開挑戰。

這一番話讓我有“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覺。

我從他那裏第一次聽到康生在延安整風時搞了個搶救運動，傷害了很多人，黨內有很多高級幹部對康生側目而視。蘇承德又說：康生喜歡附庸風雅，欣賞齊白石畫而給自己取了個筆名魯赤水，平時好題字作畫，和文革中被打倒的黑綫人物往來密切。鄧拓曾寫文章贊揚魯赤水的畫。(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16

南京·東京(十四)



本報特約作家 鄧雷

大腕雲集中國書法學院

13.大腕雲集中國書法學院

經過幾年的奮鬥，劉洪友的書法教學點已經發展到28個，星羅棋布，延伸到埼玉縣、千葉縣、茨城縣。每次到東京以外的地方去上課，都由一位60多歲名叫阿部的先生當司機送他。

這個“司機”一開始在劉洪友的眼中是個“刺頭”。

阿部的父親是鐵路工程師，早年在中國東北修鐵路。阿布3歲時就到了中國，12歲回到日本，成年後一直做裝修工作，當了老板。以前，可能在東北接觸關東的山東人比較多，在書法培訓班裏偶爾會吐幾句帶山東口音的“煎餅”“大葱”“小兒崽子”等簡單的中國話。

可能是當過公司老板的緣故，

阿部和大多數為人謙和、彬彬有禮的日本人相比有些另類，態度很傲慢無理。第一次聽劉洪友講課的時候，就向劉洪友提了很多奇怪的問題。對於當老師的劉洪友來說，盡管學生提的問題有些刁鑽，可還是耐心地一一解答。對這位特殊的學生，劉洪友印象很深。

日本聚餐的習慣是AA制，但是師生們聚在一起吃飯，有的學生就不讓老師買單，阿部馬上站出來反對，他說，我們上課都交了學費，吃飯錢就應該大家均攤。受中國尊師重教的傳統文化熏陶多年的劉洪友覺得很沒面子，有點兒下不來臺，對他沒有好印象，兩人關係一度有些緊張。

在後來日積月累的交往中，劉洪友“對阿部‘刺頭’”的感覺，完全改變了。“到埼玉縣、千葉縣等比較遠的地方去講課，開上幾個小時的車，到地方後會感覺很累。阿部聽說後主動要求當司機開車，一直開到七十歲，我再也不忍心讓老爺子開車了。”劉洪友說這番話的時候，能看出來，他對阿部有很深厚的感情。

在以後的日子裏，阿部處處維護老師劉洪友，對他忠心耿耿，可以從一些小事上得到充分印證。日本有中元節寄送禮物的習慣，新招進來的學生中有些人覺得，這是日本人之間的習慣，劉老師是中國人，不需要給他寄。阿部挺身站出

來說：“劉老師雖然是中國人，但是他在日本生活，又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必須按照日本的規矩，尊重中國老師。你們必須寄！我第一個帶頭寄。”過了幾天，他一個個監督問“給劉老師寄了沒有”。結果劉洪友收到學生寄來的吃的、用的，堆滿了一屋子。劉洪友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中國留學生和鄰居。

劉洪友家的榻榻米壞了，下水道不通了，電路出了故障，木格窗紙上有洞，等等，這類修修補補的事，阿部主動承擔，親自動手，成了劉洪友家專用裝修工。

阿部除了裝修很專業，還特別擅長攝影。每次到中國開展研修活動，他又變成了隨團攝影師，拍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他現在已經八十七歲高齡，是劉洪友身邊最年長的教學助手，每天拖着沉重的步子，花一個半小時的車程換三趟車，義務管理着八個教室。劉洪友每周三次上課，他都主動來研墨、洗筆，給劉洪友打下手，不讓他不幹都不行。他說：“我習慣了，每天要見到老師，每天要為老師做點事我才心安，才能體現我的價值。”

劉洪友說：“阿部比我父親小一歲，對我這麼好，我也把他當成父親對待，我們這麼多年情同父子，我也盡量做到經常問寒問暖，平時給他送點酒和吃的東西。雖然他不缺這些，但這是我的心意。

他也理解這一點，所以從不跟我客氣推辭什麼的，愉快地接受，也是為了讓我心安。”

隨着教學業務的發展，劉洪友經常需要回國，分身乏術，沒法兒兩邊都顧及。為了不落下教學工作，他請國內的書法家來替他上課。其中一位是中國當代草聖林散之先生的再傳弟子王志華，他學書從顏柳入門，後修王字，擅長行草。他愛好廣泛，書法之外，對古典文學、古典詩詞、音樂、京劇，以及鋼琴、二胡等中西樂器也很精通，并把音樂節奏用于書法創作之中，頗有心得。

另一位請的次數比較多的是復旦大學文藝學(美學)博士、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上海書法家協會理事趙白鶴。

兩位仁兄上過一段時間課後，都有一個共同感受一吃不消。高強度的教學，長時間的站立，使他倆腰肌勞損的毛病都犯了。他們都勸劉洪友，應該增加人手。

劉洪友想，一個人單打獨鬥到如今，事業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如果還想發展，就必須突破瓶頸，請更多的人才加盟，創建中國書法學院，開創更大的書法教學事業。

請什麼人？當然是中國書法第一方陣裏的大家，光有中國的還不行，也得請日本書法第一方陣的

大家、中日的一流書法大家都為我所用，培育更多的書法人才，這才是自己要走的書法教育陽關大道。

第一站飛抵北京。劉洪友拜會了時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代主席沈鵬。劉洪友介紹了自己在日本這些年的經歷，講了在日本辦中國書法學院的意義。他說，日本是個書法大國，有一批書法大家，如果没有中國大師的撐腰，肯定難以在日本弘揚中國傳統書法文化。中國書法與日本書法同祖同宗，一脉相承，容易交流。中國書法學院的成立將起到中日文化交流樞紐作用，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國書法，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歷史和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日書法交流在所有文化交流中最早開展，成果也最豐碩，在日本成立中國書法學院，能將交流推向更高的層次。沈鵬聽後當即表示支持。接着，劉洪友拜會了當時的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北師大教授歐陽中石，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研究員李鐸，中國書法家協會副秘書長劉正成等，他們都去表支持，說如果有需要可以親自去授課。

接着，劉洪友乘火車赴天津，相繼拜訪了當時天津市的書法家協會主席王學鐘和副主席李鶴年、孫伯翔，他們同樣表示這是件好事，全力支持。(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十三)

(接上一期)

制作徽墨的主要材料是長于高山瘠地的鬆樹，取其鬆枝下八尺主幹燒制而成。還有一種油烟墨，

是用桐籽樹、漆樹果實榨油後煉制而成。有了主料，還要加入金箔、麝香、冰片、中藥材、香料、皮膠或骨膠等輔料。制墨從選料、練烟、漂洗、和膠、杵搗、成型，到晾墨、挫邊、洗水、填金、包裝，共有11道工

序。學員們試着選擇參與其中一兩道工序，參加人數最多的是杵搗。師傅要求他們搗200次以上，從而讓他們體會到了制墨的艱辛。

隨後，幾輛大巴車將研修班的學員帶到安徽涇縣的宣紙制造廠。

了解制作宣紙的主要材料及加工工藝。

大巴車在山路上顛簸，將研修班的學員載到婺源與歙縣交界處的龍尾山下的溪澗，這裏是工人們挖歙硯的現場。劉洪友帶着學員

們下水摸歙石。有個叫阿部的學生，在河邊附近的斷牆上撿了一塊石頭，重達三四公斤，上面有玉帶的圖案，他帶回日本送給了老師。至今，這塊天然硯臺還擺在劉洪友的辦公桌上。